



与珠峰对视

□ 陈志宏

打小就熟悉一个数字:8848。
那是地球的至高点,终年积雪,来自远古的寒意,无声地泛着白光,冲向天宇。

高寒和冷白,是珠峰预留给这个星球的神奇密码,无数人穷尽一生,甚至不惜付出生命,以解密的名义,攀登高峰,征服自然。

为什么要登珠穆朗玛峰?

一位登山爱好者说:“因为珠峰在那里。”

就因为珠峰静立成世界之巅,多少人心向往之,欲与之亲近。

曾几何时,一曲《珠穆朗玛》,让我一听难忘,那圣洁的白附着在旋律之上,一点点推高,于高亢回环中,如入高寒之境,如临高山之巅。只因珠穆朗玛,深恋《珠穆朗玛》,却不敢奢望与之亲近,太遥远了,仿佛外星球一般。虽然我所在的城,曾开通过直达拉萨的班列,却不曾拉近我和珠峰的距离。

无数次哼唱过与你有关的旋律,多少回在梦里亲吻你洁白的雪,各色旅行图片,各类影视作品中窥视过你的倩影,却越发觉遥不可及。

不曾想,今夏一个偶然的机,飞越喜马拉雅,临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,机

舱内,个个喜形于色,惊叫连连。受机舱内乘客们的感染,一向淡定的我也心绪难平,只因神秘的珠峰即将展现在眼前。

天地间像有一双无形的大手,掀开喜马拉雅山脉神秘的面纱,让我一睹珠峰的芳容。

飞机上观山,从来都是画上一笔,模糊难辨。此次,与众不同,就像站在另一个更高的山头,静观珠峰,山岩和积雪,似乎触手可及。亲近如斯,简直不可思议,见所未见,仿佛梦游一般。

山之大,从北边到南端,得飞越数小时,珠峰之上,时间都因其冷艳而凝固了。山之高,从舷窗望去,喜马拉雅山脊,清晰可见。云朵团团,渐变渐无穷,像纱帐,朦胧而绵软,赫然屹立的珠峰像榻席,沉稳而大气。近观珠峰,第一感觉,竟是纱床之温馨。机上观山不像山,而是云的一部分,珠峰仿佛不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大山,而是诸多云朵团团拥抱起来的一个圣洁的婴儿。

舷窗外,高天上流云,或疏或密,但见珠峰破云而出,硬寒之白像尖笋一般刺破柔软的云,白絮般的团云,映衬得珠峰更冷,更硬,有股锐利的寒意。雪山白云,相依相偎,山有了云之味,云也有山之形,亲如热恋中的情侣,难分彼此。

与珠峰对视的那一刻,我化身寒石一枚,致敬这个星球最伟岸的山,最高冷的峰,最多情的云。大美珠峰让我的灵魂咯噔一下,激醒了生命原动力。

近求人事半消磨,寂寞无法排遣。看珠峰后,不禁羞怯难当,与这白云缠绕的雪山比,我那点寂寞算得了什么?老是埋怨自己孤独比海深,与屹立亿万年的珠峰相比,你好意思张口闭口提这个?

珠峰不语,人无言,就那样,我看着你,你盯着我,相隔一块小小的舷窗玻璃。

我是多么幸运啊,第一次如此近距观珠峰,竟是俯视的角度,让雪山开化了冥顽之心。我是多么幸福呀,沉默的珠峰用浩渺圣雪涤荡我心,瞬间,人通透起来,空灵如珠峰之一粒千年不化的雪。

人到中年多悲苦,未来不可期。

因了这一次对视,我不再惧怕那不断向我袭来的愁和苦,与此同时,对不可期的未来,也平添欢喜心,让我可以面带微笑,走向明天。

亲眼目睹了珠峰至白的映天雪,至伟的抱云山,再寒苦的人生,于我,又有何惧?

与珠峰对视后,我已不是从前那个患得患失,茫然无依的中年人。

——摘自《合肥日报》

人生

社会

“慎售”的店规

□ 刘兵

那年春季,公司派我和同事及用户代表组团,去荷兰一家花卉种植场洽谈合作事宜。种植场离鹿特丹中心城区很远,远郊可谓地广人稀、景色犹好,商业网络貌似不发达。为洽谈业务,参观花草种植场和技术交流方便,团长让我找附近公路边的汽车旅馆投宿。

安顿下来后,团长发现房间里基本生活用品严重不足。旅馆房费里只含早餐,中晚餐得自理。这儿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,看来,我们得找一家小超市做大采购。问过旅社主,她热情介绍,沿公路东向步行约五百米,有家小超市,要买的東西应该都有。

赶在中午,我们一行四人带着小推车和彩条袋,果然找到了那家小超市。

店主是位胡子花白的老者,慈眉善目,精神矍铄。那时,店内没其他顾客,生意清淡。见我们来了,店主扫了一眼我列的采购单,健谈地自我介绍道,这商店在这一带应该属独家经营。他是英国人后裔,店子属老字号,已传了三代。由于本地人口有限,这些年店子没多大的发展。不过,他能为周边开车过来的居民、过路司机服务就心满意足了。当然,他也为有机会接待来自远方的我们感到不胜荣幸。

不一会儿,团长和其他的同行挑选了一大堆食品和日用品,把柜台堆得像小山样的高。我们等着核实数量和品种,然后结账,尽兴而归。

我猜想,店主难得遇到这样的销量,应该很高兴吧。孰料,此时,他却皱起眉头,表现得十分谨慎,不厌其烦地跟我们核实:“预期在这儿待多久?就你们四个人?”

我问团长后,告诉店主:“一周吧。”

店主拿起一管大号牙膏,摇着头:“换管中写的。大号的用不完,是浪费。”

接着,他把我们拟买的三十几包方便面和四大桶牛奶减了数量。如果临时不够,可以随时来补货,还能在食品的保质期内享用。抽纸建议不要买整提或整包的,拆开零售也可以。

他又把一次性剃须刀拿过来,想了想,叮嘱道:“嗯,数量差不多。但是,使用完后,一定要把废弃的刀片作特殊处理,用纸包装实,交给旅馆前台,以免划伤环卫工的手。最后一点,你们买玻璃瓶装的大可乐,喝完了再来换,价格相对便宜些。这种塑料瓶的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回收压力。”

大家听了店主平实的推介,频频点头,心里不知不觉对他的店规涌起敬意。

出小超市,看着广袤的绿草地和层层叠叠的花海,散落其中的风车陪衬着精致的民居,悠闲吃草的牛、羊群,呼吸着清新空气,我们更是对“慎售”店主感叹不已。他那种细节处做起,从我做起、从当下做起的环保意识,令人久久回味。

——摘自《幸福家庭》



点滴

恋爱有什么用

□ 熙二公子

在网上看到有人提问“找另一半有什么用”,有个男生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。他说:“她可以让我走在北京地铁换乘的人群里时,不因为渺小和平凡而心慌。”

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,尽管在茫茫人海里,我渺小而平凡,但有这样一个人,她让我确信自己是被明确而笃定地偏爱着的。

所以,就算我们连自己都照顾不了,就算我们平庸且微不足道,我们也要相信,自己可以好好去爱,也值得被人偏爱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不让人称心

□ 且庵

听一位老太太闲谈,说起她旧宅的邻居,兄弟二人,隔墙而居,彼此嫉妒。老大有钱,身家上千万,两个儿子生了四个孙女。老二家贫,一个儿子生了三个孙子,第二胎是双胞胎。老二嫉妒老大有钱,老大嫉妒老二有孙子。

老太太叹道,老天爷偏不让人称心。老太太好像是错怪老天爷了,老天爷是不管这些闲事的,是世人都想万事如意。人心不足,人心就不平。

——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

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

□ 渡边和子

在很多人因为花粉症而烦恼的那段时间,有一天,与我住在一起的同伴和我说:“昨晚鼻子堵塞不通,直到半夜才睡着。”而我当时的回答是:“哎呀,你有没有好好吃药呀?”

与她分别后,我反省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对她说“一定很难受吧”这句话。

我之所以会有这番反省,是因为我依然记得很久之前有个人和我讲的故事。据他说,他曾因在住院期间连续好几天失眠而向他的主治医生诉苦。而主治医生的回答是:“要是这样,就增加药量,或改吃别的药吧!”

当他对外来查看病房的护士说同样的话后,护士的回答是:“是吗,那你一定很难受吧!你一定觉得夜晚很漫长吧!”

他告诉我,他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刹那,觉得自己得救了。

毫无疑问,主治医生的回答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。但是,这种回答只是医生从职业的角度给出的回应,并不一定能治愈患者的内心之痛。相比之下,护士的回答更能让患者感觉到共鸣和温暖。

我给花粉症苦恼的同伴的回答,虽

然不冷淡,但也不热情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像我这种“虽不冷淡,但也不热情”的应答,应该有很多吧!这说明我们都缺乏向前迈进一步的勇气和温柔。

我也经常对学生说:“贺年卡、结婚请帖、迁居通知,除了卡片上印刷的语句外,还应该亲笔写上一两句话,如‘承蒙您照顾’‘您身体还好吗’等。”

我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只有这些亲笔写上的话,才能给人带去温暖。

随着文字处理机、电脑、手机、邮件越来越普及,我们的沟通也变得越来越机械化。因为我们现在无须说话便能通过自动贩卖机买东西,便能在便利店和超市的柜台上结账,所以我们的话语越来越缺乏温暖的气息。

只想着用药物来解决由失眠带来的难受和痛苦的社会,不仅是一个冷漠的社会,还是一个恐怖的社会。

我想让自己向前迈一步,由不冷淡的我变成热情的我,变成能与别人的内心痛苦、苦恼产生共鸣的我。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。愿人心温暖,万物复苏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生活